

澄斋日记

摇摇摇摇光绪廿三、廿四年丁酉、戊戌（~~癸卯—癸丑~~年）

摇摇丁酉八月二十日摇晴。寅刻入内，递折谢恩。故事，凡升授三日之内，皇上有挪动，须在道旁碰头。本日圣驾诣颐和园，因径至神武门外，在东屋（俗名花园屋子）与高熙廷年丈（康恩）、黄慎之世丈（思永）会齐（侍讲王荣商不到），先期往西屋见御前大臣（清语戈什谕班）端王，请其奏明。即出至北上门西屋少坐，候车驾出宫，在神武门外依次排列，西向南上，离轿十馀武，即跪脱帽置地（花翎向上），口称臣恽毓鼎等叩谢天恩，随以头叩地，驾过带帽而起。归寓少憩，写家信，托刘念谋带。饭后写对五付，系荣宝斋交来，拟以卖字为生涯矣。未刻至福隆堂赴刘世兄春农（荫熙）之约，与同年薛（宝辰）谈陕西矿务甚悉。起居注来请上任日期，择廿四日午时，付票二十八千，并不前往。灯下读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，尽上下两卷，睡甚晏。

二十一日摇晴。一日写应酬各件。瞿子久丈过谈，问及江苏知名之士，并学校利弊。余谓南中子弟极多聪俊者，然往往伤于浮薄，似宜以正心术、励品行为先。志先来谈，云有新刻《光绪会计录》寄售（刑部主事李希圣著），以洋三角买之，记国帑出入款项甚悉，居官不可不知。接椒舅信并银壹百两。夜，篝灯作《外祖母吕恭人遗稿序》，三鼓脱稿。

摇摇△△△诗△卷，外王母吕恭人所作也。恭人少娴吟咏，在室即与诸姊妹相倡和。及归我外王父蒋子良先生，主持内政，巨细毕亲。贤能之声，著于戚党。中馈之暇，不废翰墨。晚年夫亡子丧，悲伤抑郁，一发于诗。大抵五十以前多冲和婉笃之音，五十以后多憔悴忧思之作，而皆不失性情之正焉。

今年秋，外兄少甫、外弟墨缘将梓恭人诗，千里驰书，索序于余。犹忆癸巳冬，余以世父之变，请急南旋，谒恭人于里第。恭人谓毓鼎曰：我生平所作颇多，顾不自修饰。汝其为我删校之，冀可传示后世。毓鼎谨诺。呜呼！言犹在耳，而操笔作序，乃在色笑长辞之后耶？

毓鼎少长于外家，先妣又早弃养，恭人爱怜顾恤，无异诸孙。嗣南北奔驰，常得假馆外家，侍奉颜色，谈论古今，兼及诗词说部，未尝不至夜深。每私心妄冀，

或得忝窃东南使节，迎恭人于使署，日侍膝前，稍补先妣事母未竟之忱，而不肖孤亦得以事恭人者事先妣。孰意日月不待，而平生志愿仅以一序托空言。抚此遗编，不禁涕泗之横集矣。丁酉八月外孙恽毓鼎谨序。

后段情文颇见笃挚，用笔亦健。（自记）

二十二日摇晴。陈梦陶丈、谢味馥、朱楚白、舒宾如、冯渭卿均来谈。傍晚诣岳母处少坐，即至广和赴橘农之约。接六弟信（初六日发），方燮尹信（自安庆天台里发）。归寓仍读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，头眩而止。子夜肝疾大作。

二十三日摇晴。竟日养痾。读《汉书·沟洫志》、《地理志》。为采涧致思緘夫人信，托谢树存带。钮叔文招豫和堂，以疾辞。

二十四日摇晴。送冯渭卿。答拜陈梦陶丈。至陶然亭赴瞿薛斋、刘恺八、胡幼嘉之约。席散，诣岳母处少坐。又至豫和堂，赴丁衡甫同年之约。疲极，半席先归。致盛杏丈信，为次寅谋事。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班氏创此例，后来隋、唐、明志皆用之，有功于经籍不少。连日读《汉书》诸志，见班氏经世之识，实非寻常史家所及。以后惟《隋书》中《五代志》及《明史》志体大思精，最为闳括切要。汪作黼招广和，辞。作史以作志为最难，读史以读志为最要。仅看列传记事，实抑末也。（李延寿《南北史》，昔人颇推之，然不能贯串历朝典章制度作志，毕竟无识。）余近来看史必先看志，觉寻绎甚得义味，是识见长一格处。为成儿改《汉明帝遣使天竺求佛书论》。

二十五日摇晴。早，半日会客。午后，至广德楼观剧（王希甫约）。归路访王西丈少谈。灯下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班氏以尉繚二十九篇入杂家，而别出尉繚三十一篇入兵家。分明尉繚书有两种，乃郑樵《通志》诋之曰，尉繚子兵书也，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。此之谓见名不见书，竟似只见杂家之尉繚，未见兵家又有尉繚者。著书立说而乃鹵莽炎裂若此，抑何可笑！夹漈所言之不足据，此其一端。郑樵《通志》最不满《汉书》，诋之甚力。后来蔡方山《广治平略》亦用是说，所谓一臂引群臂。班氏诸子总叙，议论精当，讽之数过。

二十六日摇晴。写应酬数件。湖北饷员余（铄）来见，诉其十馀年宦况之苦。念及先世父识拔之恩，至于痛哭流涕。是尚有良心者。入城祝董希文丈寿。面后出城，往返廿馀里，至同丰堂赴幼嘉之约。散后归寓。少憩，复至广和居请客（刘春农、郁宪辰、冯芋丞、李橘农、朱楚白、王泽寰、舒宾如。项薇垣未到）。两访孙慕韩，不值，归，致书详询铸银元及行用利弊。慕韩系天津银元局总办也。一日在车中读《汉书》列传四卷；灯下又读一卷。口诵心维，竟忘疲倦。书之足以怡人如此。

二十七日摇阴。秋分。一日人颇不适。略写应酬各件。寄盛杏丈信，为次寅谋铁路差。夜，子蔚来谈，子刻始去。

二十八日摇晴。访叶同年（大琛）。至恒裕借款。祝董吉甫寿，午后面后归。发五伯信，又复少甫、墨缘信并序文。读《汉书·郊祀志》。

二十九日摇晴。与志先、季兄在江苏馆请客，季兄来，偕往，傍晚始散。为荔生改《唐肃宗即位灵武论》。

九月初一日摇晴。访效丈，少谈即至江苏馆，己丑秋团公请同年、四学使、傅太

守，到三十八人。以京足银一千两典住屋，四年为限，今日成契（房东徐福寿堂寿衡侍郎之如夫人也。中保俊和木厂李掌柜）。阿柔百日剃头。荔生正讲《纲鉴·唐纪》，因令买范氏《唐鉴》熟看，可以增长见识议论。昨日刘葆真在省馆丑诋宋儒，余不与争辩，以一晒避之。今日观《唐鉴》，识议纯正，岂唐以前所可及。宋儒书毕竟有味。曹根生同年（允源）交来所撰先大夫碑铭，简质笃雅，深合金石文字，铭尤佳，足以传先大夫矣。

初二日摇晴。接六弟信。结昨日用账。午刻至安徽馆，赴吴秋舫同年之约，日入客始齐，少坐即归。食蟹。读《汉书·循吏传》。班史所次六人，皆以教养为政，读之如被和风甘雨，悠悠神往其间，如此方可谓之循。后世史家杂入能吏，失其旨矣。

初三日摇雨。马少衡、王锡怀来谈。发复椒舅信。午刻至陶然亭，赴庄秉衡之约。雨后山色颇佳。归路访秦韶臣前辈。灯下读《汉书》货殖、游侠二传，两序议论纯正，笔力劲厚，读之数过。诸传神妙，亦不减太史公。写对两付。

初四日摇晴。午后至会馆各处，少坐，入西城拜客。

初五日摇晴。阿丙周岁。吉甫来。午面后至江苏馆，赴李玉舟年丈之约。知系十三日揭晓。席散，至中和园观剧。申刻，饮于同丰堂。皆志先约也。未刻，三座门内朝房灾，地近景运门，幸未蔓延。阅《时务报》所载，东抚李（秉衡）议驳赫德土药加税疏，荦直剴切，不愧名臣。

初六日摇晴。志先来，以仲楫丈寿屏请书，葆真撰文，极雄骏有法，不落俗套。接吕安生信。饭后修史馆《地志》。晚饭后，偕次寅访子蔚，作半夜谈。为荔生改《游侠论》一篇。

初七日摇晴。往会馆访四哥、渊丈、薛斋。至同丰堂赴保之师之召。回寓少歇，又至豫和堂赴钮伯雅之约。接叔畚叔祖信，内附大兄七月廿四一书。

初八日摇晴。写家信。偕四兄至西砖胡同看屋，地既冷僻，背后太空，不甚谨慎。因至广和赴汪作黼之约。又至豫和堂赴四哥之约。散诣岳母处少坐。

初九日摇晴。以重阳糕荐祖先。发家信。午后至恒裕，还去千金。即出城至天宁寺，赴刘伯俊兄弟之约。以所撰《励学语》交龙光斋付梓。灯下复属稿，至三鼓方就寝。

初十日摇晴。甚热，似暮春天气。巳刻至松筠庵，赴子蔚之约。席半，又至江苏馆赴沈蕙廷之约，诸君自请学台耳，而鄙人乃亦随同配享，至于应接不暇，思之哑然失笑。衣冠肃谢根荪，少谈。又答谢吉甫，未值。

十一日摇阴。写应酬各件。傍晚风雨交作，洒然生凉，始有深秋气味矣。冒雨至便宜坊，赴于智泉之约。竟夜腹痛。

十二日摇晴。晨起遂泄泻，一日不适。乡试揭晓，五弟又落第，懊闷殆难言状。兄弟四人，何五弟所遭独不幸若此！夜半挑灯相对，无言可慰，无计可筹。

十三日摇晴。腹泻仍不止。

（原稿以下失记。——整理者注）

十九日摇晴。前室管恭人三周忌辰，在观音院啐经。汪渊丈、李橘农、杨少林、袁励志、孙叔久、王锡怀、董效丈、胡幼嘉、瞿薛斋、冯志先、刘恺臣均来吊。傍晚归

寓。岳母来此下榻。劝五弟治《公羊传略》，以体例授之，五弟颇乐从事。

二十日摇晴。出门谢客。五弟请客，食蟹。申刻至一品升，赴子渊、嘯圃二丈之约。

二十一日摇晴。五弟自撰长联，嘱余书之。（上）世味亦何耽，长于文酒流连，便极人生乐事；（下）百年能有几，修得弟兄厮守，即为无上福缘。语颇真挚。午刻至江苏馆，赴秦佩萼前辈之约。顺道又拜客数家。

二十二日摇晴。写五伯、八叔、大哥信三封，托四兄及幼嘉带。孙文卿、舒宾如来。傍晚访冯润田，为幼嘉借三百金。因至同丰堂，赴恺臣之约。连日看于清端所辑《正修录》，颇觉有味，因书数十语于简端：“乙酉春初，购此书于郡城城隍庙前，粗览一过，格格不相入。十馀年中，扫除成见，遍读宋明学案，又从身心仔细体验，略有所窥。偶检此编徐读之，觉格言精义，皆躬行心得之谈。譬之采玉于山，求珠于渊，触处无非至宝，虽一鳞半爪不足尽诸家学派，然辑录详审，义味深长，简册不多，如聚诸老先生于前，而听其提策，真自镜要编也。爰日置案头，以备省览。”

二十三日摇晴。申刻与次寅在广和居，为孙先生、张嘯丈、幼嘉、四兄饯行，芷沅、葆真昆仲、志先、恺八作陪（孙先生及薛斋未到）。下王锡怀茂才（曾荫）担馆请帖。灯下为采涧写夔尹夫人信。

二十四日摇晴。至源丰润，为幼嘉借四百金，以李兄出名，余及志先担保。在松竹斋取到装裱寿屏（送五伯），交幼嘉带。因至会馆与诸君剧谈。归寓写应酬各件。灯下著《励学语·史学篇》。

二十五日摇晴。午刻至同丰堂，赴武阳新贵之约。

二十六日摇晴。四哥、幼嘉诸君南旋，余与次寅借送行为名，作津门之游。十二点钟出南西门，至马家堡登火车，过丰台、黄村、安定、杨村，均略停车，四点钟抵津。住紫竹林中和栈。四哥邀裕泰吃番菜，鸣盛园观剧，京中名优皆在焉。

二十七日摇晴。钱绍云来访，邀至第一楼吃番菜。散至洋货店买物。本家寄生闻余至，过栈畅谈。傍晚答访寄生。申刻至桂家胡同花媛媛家酒叙，亦绍云东也。绍云拟以其庶出三岁之女许字赞儿，略与定义。归栈已三鼓。

二十八日摇晴。霜降节。与四兄、幼嘉揖别回京。十点半钟登火车，两点钟抵马家堡。归寓阅孙慕韩来函，论银钱利弊甚悉。灯下以有要事作函寄四兄。接常州电。李鑫莼年丈枉过。

二十九日摇晴。著《励学语·子学篇》。

三十日摇晴。子渊来谈。午后访伯雅，商借颐和园住处。入城吊陆伯葵学士太夫人之丧。两日看章实斋《文史通义》。所论义法极高，其箴砭俗病尤切中。夜，早寝。

十月初一日摇阴。皇上孟冬时享太庙，臣毓鼎侍班（是日兼有陪祀差，但递职名）。丑刻诣庙门外，有起居注灯笼前导，至第二门，屏从人，入与同事齐班（济乐农学士〔徵〕、瑞景苏学士〔洵〕、李鑫莼庶子〔昭炜〕），恭诣太庙西阶上，候皇上步临。起居注官立于檐外西，乐悬之上，介西右门之中（阶上唯起居注官、监仪御史及王公陪祀者，馀执事皆在阶下），礼成焚帛，乃退（太庙七楹甚深邃。神位、祭品夜中不甚辨。两庑，东系功王十五人，西系功臣十一人）。归寓黎明，解衣复寝。饭后，写

仲梓丈寿屏数幅。拜吴纲斋太史，请其书先府君碑铭。诣岳母处少坐。复至达子营武庙，赴朱莹如、于志权之约。疲困而归。接品园舅信（杨梓民带来）。发陈梦陶丈信，为次寅事。

初二日摇晴。济帆来谈。以修改各屋告成，特祭宅神，移寓淀园。两点钟登车，出西直门，一路风和日暖，山色特佳。五点半钟至颐和园。住西宫门外青龙桥路南复兴龙茶叶店，与高春轩（毓森）、李新甫（定昌）、钮伯雅（德荫）三署正同榻。此寓即李君所借也。在广顺楼晚餐。夜，与高、钮二君久谈，乃寝。

初三日摇晴。九点钟入东宫门，瞻仰仁寿殿彩棚。午正演习筵宴，余坐次在仁寿门外右五桌，与黄慎之中允同桌。殿上演习歌舞，辨不甚清，唯闻钧天乐奏而已。礼毕即散。过海淀，在万源居午饭。归寓已上灯矣。

初四日摇晴。与次寅收拾厅屋，悬挂字画，位置菊花。未刻，王锡怀先生（曾荫）来开学。晚，设席请先生，兼约同人赏菊（李橘农、汪作黼、钮伯雅、吴枚臣、冯志先、瞿薛斋、刘恺八。效丈未到）。

初五日摇阴。资政公忌辰，拜供。钱铭伯、杨梓民来谈。访济帆。答拜梓民。未刻，赴杨荫北之约，席散，又赴白绍直之约。接大、三兄，六、七弟信。

初六日摇晴。写屏三幅。饭后入城，谒子丹丈，未值。访叶鞠裳，久谈。出城，诣岳母处，夜饭归。写祝瞿康丈六十寿信，又复品舅信，均托薛斋带。剑秋约同丰，不暇往。

初七日摇阴。晨诣会馆，送薛斋与渊丈，稍谈。发家信。午后，移寓淀园。出平则门，取道土路，过万寿寺。一路垂杨夹岸，湖水澄清，远山一角，映带林薄。是日天气微阴，略有凉意。车中静望，烦郁俱消。久居长安人海中，人事应酬，杂扰欲病，不可无山林清旷之景宣畅性情也。海淀西北皆种稻田，引湖水灌溉，沟洫纵横，阡陌平整，居然江乡风景。所出米红而长，俗名桃花米，亦名香稻米，其实香味远不如江南也。上灯始抵青龙桥，仍寓复兴龙，与李、钮、高三君同住。夜微雨。

初八日摇雨稍止。卯正二刻颐和园仁寿殿筵宴。入座皆朝服。毓鼎改与庶子庆颐同桌。光禄寺斟酒一巡，内务府斟奶茶一巡，均系银碗。计：羊腿四只，一大盘（国语名色食牡丹）；苹果四盘，葡萄四盘，荔枝、桂圆、黑枣、核桃仁各一盘；五色糖子四盘；五色饽饽二十盘，牛毛饽子三盘（每盘十六件，虚架起）。谢宴，谢盘赏，行一跪三叩礼，庆辰处礼部收取职名。辰初宴毕，以口袋携各品果饵而归（唯苹果、葡萄尚可吃，余则或生或蛀）。到寓华胥一觉，已至午正。因在庆成居午餐。饭后独游西山碧云寺。十二里抵山下，崎岖不便行车，乃步行一里许，抵寺门。盖去壬午九月之游十五年矣。殿旁凌霄、寄生藤、婆罗树皆无恙，摩娑良久。与僧法舟茶话。参五百罗汉堂。贾勇登塔，凭栏四顾，悄焉无人，飘然有凌虚御风之想。东望平则、西直二城楼，历历在目。溯自山门抵塔，凡石磴一百九十一级，足力颇疲，请车夫老刘扶掖而下。行宫门扇，不得入，在石壁出泉处听玩久之，乃出山。在茶室小憩，循原路归。沿山麓人家数百，自成村落，在深林夕照间，真一幅云林画也。夜，早寝。

初九日摇晴。访裴韵珊前辈，少谈。午后，拟至乐家花园访庞勍丈。途遇陈尧圃、濮梓泉、郭春榆诸小枢，偕至西宫门外观水。俯仰良久，将归，又遇于志权、朱莹如、

田立堂（务本。总兵在田之子）、吴翰臣（邦栋）。吴系此地树村汛把总，因导游玉泉山。步行而往，山光湖色，爽秀怡神，诸君谓不减西湖风景也。周览山中诸胜，至龙王庙前，寻玉泉发源处。坐石矶上，以杯汲水，尝之味甘而冽。纯庙尝品为天下第一泉。在中泠之上，有石碑，大镌“玉泉趵突”四字。三面皆刻奎章御笔。恭读一过，复入观音洞，观石佛。足力已惫，不能复登山顶。少憩，啜茗，沁入心脾。仍步归，往返七八里，腰脚尚可支持。过诸君寓所，晚餐。

初十日摇阴。一点半钟即起，诣东宫门外詹事府帐篷少坐。寅刻入园，穿长廊，曲折而行。华灯电灯光彩间发，照耀如昼。诣排云门外序立，恭候皇上驾到，进表行礼，祝皇太后六旬晋三万寿（一二品大员在二宫门外，三品以下在排云门外）。礼成，沿湖栏鱼贯而出。过内殿，毓鼎不知为皇后禁寝也，偶驻足旁顾，为怡亲王所诃，为之瞿然。念《乡党》“孔子在朝”数章，毓鼎于是为不敬矣。默自警讼，疾行趋出。昨夕竟夜不寐，神倦目昏。午刻，庆辰处发赏，不能勉候，因以本署印领，托赵仲衡主簿（作新）代领。即登车归，垂帐酣眠，日斜始觉。赵主簿送来御赐大瓷盘一件，荷包一对，帽缨一匣，红绸袍料一卷，敬谨领观。傍晚雨，通宵滴沥。接汤温丈信（李仲仙臬使〔经义〕送来），并嘱代送亲友各信；又筠墅先生信并银件（吴稚英大令〔琳〕送来）；又王仲光同年信（魏汝钦〔授龄〕送来）；又张大令树德信（折差送来）。湖中小轮船三，曰“祥云”，太后所御；曰“捧日”，上所御；曰“祥凤”，皇后所御。又湖中坐船：太后名“镜春舫”，上名“水云乡”。西直门外船坞：太后坐船名“木兰舫”，上名“鸥波舫”。

十一日摇阴。写寿屏毕。晚访子蔚，畅谈。项薇垣来见。先生以算学授成儿，为之讲解几何及《周髀》，甚有益。余昔年尝有志于此，未及一月，心气不宁，竟为孱躯所限，未敢卒业，深以为憾，倘得成儿弥此缺陷，亦快事也。以唐同年（宗海）赙分九十馀金交傅彤臣同年。

十二日摇晴。杨梓民、汪作黼、孙叔久来谈。饭后至荣宝斋、文友堂一行。晚，至广和赴橘农之约，宾主四人，三鼓乃归。发盛杏丈信，为次寅事。

十三日摇晴。立冬。起改复制钱折稿，并附两片：一请复滇铜政运现钱及捐局收铜旧制，以辅铜政；一请暂添铸当十大钱，以救钱荒。拟俟十六日车驾还宫入告。饭后拜客，在岳母处久坐。灯下看曾文正书札。

十四日摇晴。写应酬各件。曾慕陶光禄来谈。午后拜客。写仲梓丈信并寿幛，交志先带。灯下看书札。

十五日摇晴。次寅缮折，余缮两片。缮毕封固。饭后访志先，交去寿屏、寿幛。又拜客数家而归。此次因草封奏，遇事理难显之处，竟不能曲折畅达，或格格不吐，或冗沓失裁，始知平日未能专治古文，动笔乃不得力，可恨可愧！此后当于每日腾出一两时辰，专治古文，以期致用。昔人论治古文，宜专读一家，较易得力。余意则思兼揽诸家之胜，足以开拓心胸，增长识力。古文选本，首推惜抱翁《类纂》，次则黎氏《续编》（曾文正《经史百家文钞》最好，唯卷帙稍繁，余资性既钝，又不耐持久，故未能专意揣摩。王益吾前辈《续编》则稍落窠臼），门庭既大，所录又极精当，余将奉此书以从事焉。

十六日摇晴。卧未起，蠡莼年丈枉过，畅谈至午初始去。杨苏拉来，以封奏交其代递。饭后至观音院，与僧静天久谈。又访傅彤臣，未值。申刻至同丰堂，赴志先之约，席半先归。读《古文辞续编》数篇，乃就寝。

十七日摇晴。寅初至传心殿候折，卯正事下，乃行。黎明到家，解衣复寝。午刻杨荫北送信来，知一折两片均奉旨交片户部议奏，钦此。次寅以今日为生日，设酒肴，唤盲歌以祝之，岳母、效丈均枉祝。接叔坤信。灯下看《古文辞续编》。

十八日摇晴。先妣六十冥寿，在观音院啐经设祭，男客来者二十八人。上灯前始归。近今经济书，宜推薛叔耘先生《庸盦六种》为第一。识见既阔远，文字又中义法。昔包安吴论古文有叙事、言事二种，而谓叙事为尤难。先生殆兼擅其胜。居今日而谈经世之学，洋务必宜究心，格局之奇，情势之变，既为伊古所未有，即不能泥古法以绳之。唯是西学书虽多，而文字绝少佳者，且开口动言变法，断难见诸施行，则亦徒乱人意耳。今观《庸盦六种》，真今日经世宏编也。余虽陋劣，窃具私淑之忱焉。

十九日摇晴。次寅出谢客。申刻至同丰，赴吴稚英之约。接椒舅信并银百两。

二十日摇阴。复李玉山信（托杨蓉老寄）。又复程惠泉信（托德林祥寄）。饭后访子蔚，作半日谈。

二十一日摇阴。封寄书院九月份课卷。余因诸卷均不惬意，拈笔拟作两大比，自喜文机不涩。午后谢客。次寅经营陋室，颇精洁。一灯荧荧，兄弟相对，杯酒论文，亦手足之乐也。而次寅抑郁过甚，触处生忧，颓然有欲病之势，心窃忧之，然非语言所能解也。申刻至同丰，赴吴枚臣、陈庚年两局。牵记次寅之病，半席先归。恺八、枚臣接踵来问疾，颇见朋友交情。于凯臣、冯志先均来谈。

二十二日摇晴。苏济帆来，为五弟诊疾。志先来谈。未刻至南半截胡同效丈新居道喜，少坐，即至广和居，赴冯雨人前辈之约。

二十三日摇晴。次寅疾仍不愈，焦甚。子蔚、橘农、枚臣、叔久均来问疾。因请橘开一方，大致与济帆同。宝龢年来谈。午后至妙光阁吊沈子培、子丰太夫人之丧。又至王西丈处吊其夫人之丧。易吉服，至毕世兄处道娶子妇喜。傍晚，在西丈处晚饭。效丈招饮，辞。

二十四日摇晴。次寅疾颇减，济帆来诊。午刻至江苏馆，壬午科公请李仲仙臬使（经羲），三点钟客始到，尽欢而散。

二十五日摇晴。西丈来，同出左安门，二里至枣林武阳义园看地，徘徊荒野甚久。午正，见日有白围，旁现两珥，作五彩色。其侧又有彩虹一钩，背日向西北。一时许始渐隐。与西丈嗟异久之。近日山东焚毁德国教堂，戕其领事、教主各一，洋人因此起衅，调兵轮三只，胁索胶州湾海口。东抚李鉴帅偏于刚，译署偏于柔，措置均不合机宜。朝廷恐李抚开兵端，促新抚张汉仙（汝梅）驰往接手，然张亦非了事才也。察天象，衡时势，愚意深以为忧。归路在左安门外茶室小憩。西丈邀泰丰楼晚饭，相对忧时，殊动归隐之志。二鼓到家，疲甚。

二十六日摇晴。次寅病大轻，济帆复来。一日在家静养。与次寅坐陋室中，清谈颇乐。饭后发家信，又写应酬各件。岳母枉过。

二十七日摇阴。访济帆、梓民。入城谒常熟师，未见。拟至北城谢希丈，天寒欲

雪，车中冻甚，乃改南辕出城，谢项薇垣而归，已雪花飞舞矣。适吴枚臣在此，共坐陋室畅谈。严密温和，几不知门外满天风雪。闻刘伟臣到京，晚饭后冒雪访之，细谈别后事。

二十八日摇小雪节。阴。时时微雪，朔风怒号，大有冬意。济帆来诊。至梁家园义学查课，在彼午饭。答拜陆蔚丈桥梓，均见。又至江苏馆，赴邹经甫同年之约。散至岳母处少坐，即归。此数日后，每日在陋室与次寅论古谈今，读文看帖，或坐或卧，颇获三冬之乐。总记于此，后不琐及。德国以六事要挟中国：一、李秉衡革职，永不叙用；二、赔款；三、抚恤；四、严缉凶犯；五、与闻东三省铁路事宜；六、索浙江镇海。闻该夷已入胶州城矣。

廿九日摇晴。有风。修史馆《湖北志》。复汤温丈信，又致徐研甫信，均托梁叔庄带。接崔子禹丈信。伟臣来访，作半日谈。剑秋亦来。

十一月初一日摇晴。复筠墅先生信并件，托吴稚英带。饭后拜稚英，送行。又拜客数家。在志权处久谈。接与九弟信，惊悉八婶母于九月廿一日逝世。灯下与次寅共诵《续古文辞类纂》。此编所选皆说理、叙事、论学、论文之作，有关系，有实际，于学者极有益，胜于王氏续编在此（王选持择亦颇不苟，然流连风景、摹仿欧曾诸作犹未淘汰净尽）。晚饭后访吴子明昆仲，畅谈至四鼓乃归。

初二日摇晴。中翰公生辰拜供。舒宾如、杨梓民来谈。饭后步行访廉渭卿，出示近得宋槧《韦苏州集》，纸、板极精。渭卿以吴挚甫写定《古文尚书》石印本，方望溪先生《左传评点》、《左传义法举要》（二书皆渭卿自刻本）见贻。又出示姚惜抱《左传评点》（写定未刊）。渭卿于桐城之学可为勤矣。又借得张皋文先生评点《汉书》，令成儿照录。访橘农、效丈。申刻在寓设酒肴，与橘农合请吴子明，其令兄子清及王西丈作陪。

初三日摇晴。修《鄂志》。岳母来下榻。接季兄信并银，以一千二百两还恒裕，四百金还源丰润，均掣回笔据。竟夕读《续类纂》张廉卿《曾文正寿序》。此等大人物、大功业，何难下笔万言，乃仅寥寥五百餘字，实者虚之，空灵雅洁，转觉无所不包，如此方当得一“超”字。及观薛叔耘《陈督臣忠勋事实疏》，凡三千四百字，可为繁矣，而运实于虚，处处筋节，但觉其精神团结，不觉其长。柳子厚以“洁”字评《史记》，当于此等求之。

初四日摇晴，风。刘琴斋来拜，随即答拜。因入城拜客，未刻始归。李升押行李自海道来京，知大兄、六、七弟准月半后遵陆北行。呈出大兄、六弟信。杨梓民来辞行，以品园舅存款五十金借之。灯下修《鄂志》。

初五日摇晴。修《鄂志》。邹经甫、朱楚白来谈。申刻赴苏器之年伯之招。

初六日摇晴。发五伯信。偕次寅访志先，托其发常州电。又托寄钱绍云信，并洋十元。因在彼午饭。晤彭子嘉，谈及前上条陈，户部议驳，但令广东、湖北、天津加铸制钱抵京饷，委员解部。未刻赴朱古微前辈陪媒之约。

初七日摇晴。发家信，又季兄信，又武昌、常州两电。傍晚志权、莹如来谈。因约其至广和小酌。归寓接四兄信，陶兰泉带来。为苏海卿讲解颍滨《商论》及《闵子庙记》两篇，命意超妙，用笔圆灵，文境最足启发学者。尝思将唐宋八家及桐城阳湖派

诸家文选数十篇，皆取其精严有义法者，为学古文准绳。

初八日摇晴。修《鄂志》。管丹丈来谈。饭后答拜各客。诣王保之师处候起居，师抵掌论时事，忠愤形于辞色。至湖南馆，赴壬辰同年消寒首局，俞伯钧作主人。

初九日摇晴。已刻汪笙叔年丈约陪媒。散后拜客数家。归甚不适，接季兄信。

初十日摇晴。竟日不快。兰泉来访，留其午饭。客谈过久，孱躯殊觉不支。

十一日摇晴。气弱体疲，静坐以书籍消遣。志先、虎臣来谈。

十二日摇晴。得武昌复电。辑《鄂志》竣。申刻壬午消寒首局，余作主人（李橘农、冯芋丞、杨味春、曹根生、余绶屏、夏闰枝、朱古微、陈孟甫、秦幼衡。徐芷帆未到）。席散又久谈，乃散。次寅病后有悟，喜看宋儒书，遇触着痛痒处，觉津津不厌，有心得则札记，多阅历体验之言。

十三日摇晴。偕次寅至晋阳寺看屋。顺访子蔚，为瞿薛斋荐馆。姚乐泉大令（学康）来见（前湖北建始县服阙谒选），乙未门人本泉铨部胞兄也。复子禹丈信，附去所索王胜之学使信。又发家信，并蒋彬若官照三纸，托吴枚臣带。午后至史馆交功课，又领到恒明传稿，系朱太史后勋初辑。归路在广盛祥买物而返。车中看《高子遗书》，盖第二次寻究玩味矣。守程朱家法，复能兼姚江学之长，真有明一代大儒也。

十四日摇晴。次寅以事赴津。人殊不适，闭门养病，以书籍消遣。志先约豫和堂，辞。

十五日摇晴。接虞树荪回电并五十金。海卿来。午后入西城拜客。以次伯俸米票托曹敏斋代领。出城访王幼霞丈，久谈。祝吉甫夫人生日。亥刻，采澗胎产发动，竟夜不眠。

十六日摇阴，风狂如虎。病愈特甚，延西丈来诊。采澗一日腹痛，而胎不下，只可守《达生编》之说，静以待之。汪笙叔丈处喜事，约余赞礼；己丑消寒，段春岩首局，均不得往。

十七日摇晴。仍风。产妇腹痛愈紧，胎仍不下，力将竭矣，举室惊惶失措，有哭失声者。余唯默祷灶君及祖先，求保安全而已。邀神之祐，已正举一男，大小平安，喜出望外。吾父母今年又增三孙矣。本枝繁盛，为之心慰。志先、雅初适来，次寅亦返。接杨梓民信，立时作复。效丈来久谈。海卿来，为作大小字两件。接家信（七弟、寿侄）。次寅奔驰往返，而事仍不成，求人之难可怜可叹！志先送来新出《译书公会报》，每月四册，董绶金同年及诸同人所创也。所译西人记载，多有用之书；采录外国报，亦见精审。不似他报之一意借洋人口气，丑诋父母之邦。即留阅以扩识见。另有《国闻报》，陈陈相因，徒费目力，还之。

十八日摇晴。伟臣、兰泉、橘农来。偕次寅访济帆，同至同福楼吃羊肉。散至嘉兴店答访健卿叔祖，未晤。归，衣冠祝王保之师寿。阅邸抄，川督李鉴帅，竟迫于德夷，降旨罢斥。吁！是何异罢李纲以谢金人耶？

十九日摇晴。小孩洗三，命名西官。管丹丈、季良、伟臣来谈。

二十日摇晴。至万寿西宫，贺张生润泽娶弟妇之喜。在彼午面，礼待甚恭。海卿来，为写横幅一纸。静临诒晋斋，颇得心手相得之乐。申刻至青梅居，赴马少衡之约。又至同丰堂，赴李新甫之约。

二十一日摇晴。兰泉来。午后偕次寅至大宛试馆，吃羊肉甚畅，萼楼同年东也。归路访健卿叔祖，仍未值。归寓小憩，复至豫和堂，赴秦幼衡之约，消寒第二局也。

二十二日摇晴。发家信（伯母稟），交邮政局寄。接杨梓民、刘嗣伯信。午后至兰泉处手谈，小胜。午正，诣法源寺，己丑公祭高阳师。连日看罗念庵集。近日论学，颇思专玩罗、高二先生书，自附于私淑弟子之列。

二十三日摇晴。奉朱笔补授翰林院侍讲，钦此。即具谢恩折，唤杨苏拉来，交其代递。傍晚诣子蔚少谈。赴壬辰顾亚蘧豫和堂消寒局，半席先归，就寝。发常州电（得子、升官二事）。

二十四日摇晴。寅刻诣西苑门谢恩。与杨蓉浦、唐春卿二丈久谈。辰初折牌始发下。即驰至增寿寺，路祭高阳文正师。访虎臣、雅初。诣岳母处，磕头、饮食而返。昼寝片刻，复至广连升，梁铨院消寒第二局。复至效丈处，晚饭归。看书数页，乃寝。

二十五日摇晴。圣驾入斋宫。寅刻至西苑门九卿朝房坐候，辰初驾出，在栅栏门外御道下（路南）碰头叩谢天恩。寒甚，体栗，急至地安门外和楼早餐，饮烧酒取暖。因诣昆、贵、翁、麟、孙、徐诸师处磕头，唯见荫师，谈论时事，忧愤万分。老成严正，毕竟与今之从政者不同。又晤翁弢夫前辈，久谈。又诣董希丈，未见一人。驰驱半夜、半日，归寓甚疲。酣寝一时许，觉时已黄昏矣。接管豫云信。两日贺客盈门，一概未见。

二十六日摇晴。竟日休息。朱嵩生、袁子虞丈、刘伟臣、许仲衡、冯志先、董效丈均来谈。傍晚诣湖广馆，吊劳（后扬）太夫人之丧。夜，早就寝，钱绍云自津来，未能起见。

二十七日摇晴。冬至。南郊先一日皇上御太和殿阅祝版，臣毓鼎侍班。寅初至殿外与同事齐班（庆石臣庶子〔颐〕，伊仲平侍读〔光坦〕，秦佩鹤学士〔绶章〕同班）。卯初二刻驾临，起居注官蟒袍补褂（检蒋氏《香案集》系貂褂，不知何时改服补褂）。〔眉〕集载：旧制执事官皆朝服，今亦只服蟒袍补褂。立于殿之中门外西檐下，齐柱东向。太常官进祝版香帛，上近前恭阅，退就垫行一跪三叩礼（祝版蓝地红字。上袍褂靴垫皆蓝色。帽用冬珠顶）。太常官移黄案置祝版、香帛于亭（凡三亭），由中门昇出。上近门向外立，礼部官跪，用满语奏礼成。上回殿后，起居注官乃退。黎明抵寓，复寝。邹经甫来谈。偕次寅至天庆楼，赴刘心斋之约，上灯方散。

二十八日摇晴。冬至节。风。廿三日奉旨补授翰林院侍讲，今日巳刻至翰林院上任，在清秘堂少坐，易朝服，在至圣前行三跪九叩礼。复易常服，在韩文公祠行一跪三叩礼。看《永乐大典》，本系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，今存者八百五十四本而已。付馆役票二十八千乃行，有四人在登瀛门外，出入皆呵殿。归寓祀先（升官、得子、冬至故也）。傍晚偕次寅围炉吃烤羊肉，甚香暖。岳母枉过。接潘熙年信（佩萼前辈交来）。临睡计及家务，甚焦烦。

二十九日摇晴。祖妣盛夫人忌辰，拜供。午后偕次寅至晋阳寺看屋。因访朱云甫、姚乐泉，均未值。至江阴馆晤沙循矩、顾敬修。连日看《念庵集》，读古文，殊有乐境。灯下写应酬字一幅。翁弢夫、佑申昆仲、钮伯雅来谈。陈仲瑀同年（玉麟）来拜。福建人，湖南知县，其令兄名瑜，字葆初，现任霍邱令。

三十日摇晴。午后答拜各客。至三胜馆，赴叶鞠裳消寒局。灯下修史馆《恒明列传》。

十二月初一日摇晴。午前会客。未刻赴洪毅夫同年（汝源）广连升之约。席散复赴陈孟甫同年本宅之约，皆消寒局也。

初二日摇晴。此两日，在家则会客，出门则应酬，无一刻可以静坐看书写字，疲苦已极。又不敢令仆人拒客，致启欺侮之渐。傍晚，兰泉折柬招饮，颓然欲病，勉强周旋，竟夜不适。

初三日摇晴。甚暖。绍云来作半日谈，留其午饭。写三哥及季兄信，附去余氏银信一封，交局寄。傍晚，携成儿、丙女至岳母处少坐。

初四日摇晴。根荪、济帆来谈，为济帆作字数幅。根荪极喜曾文正《经史百家简编》，谓其文止四十八篇，而精实简要，超出诸家选本之上。余素思为成儿觅一少而好之古文选本，令之熟读。此编极佳，惜乎其少单行本也。午刻至同丰堂，赴廉惠卿之约，惠卿出示所摹高忠宪《水居图》，嘱为题识。首有高子小像，系高氏子孙所藏当日行乐图，而惠卿请名手照临者，据云所临毫发不爽。余自去年得《高子遗书》，反复玩味，深具私淑之志。敬瞻遗像，不禁肃然。又示吴挚甫先生手札数十通，皆贻贺松坡者。其中论文论学书颇多，借归细阅。席散至琉璃厂一行。访贺莲青久谈，取其小羊颖两支归寓。伯雅复来谈。灯下看吴札一册（挚翁为桐城派古文大师）。

初五日摇晴。午后访文星阶同年。晚间，次寅设酒肴，请岳母、效丈。灯下拟言时事奏稿，至夜深方寝。

初六日摇晴。连日天气甚暖。看吴札，录其有益文学者。

与铁青书

昨论肝肺左右之非，尊指似未深信，请略申其说。仆老矣，于文学道艺，茫乎未有闻，独深晓医术，间独自谓中国人不能逮也。西医谓中国偏信古书，此殊未然。凡中国业医者，皆无所事书，有能读近人黄坤义、陈修园书，则翹然自旌异矣。前奉上《外台秘要》，自汉晋至唐名医之说皆在焉，世莫之能读也。要其说故自后起，不由古书。古书无存者，独张仲景书尚在，又颇脱烂不完。他所传黄帝、神农、扁鹊书，尽伪耳，其文汉元、成以后所为也。当汉之世，为五脏之说者凡二，皆《尚书》家言。其古文说盖本《月令》，而《太玄》依之，秉以前相承旧说也。今西医剖人腹验视脏腑，形状乃暗与之同。而《素问》所称五脏方位，则承用今文家言。自汉至今，中国医人代代守之不变。今文在汉立学官，有禄利，其言虽谬妄不经，然颇盛行。班孟坚与诸儒论经白虎观，说五脏用其言，遵功令而已。医浅术，儒者弃不道。治医者但闻博士说，不知古文。其弃秦以前旧义，据今文新说，殆若今世时文家守讲义弃注疏者类耳，而医家奉为不刊之典且二千年。是亦不可稍变矣乎？又，五脏配五行，古文、今文说并尔。此皆妄也。五行始见《洪范》，其后亦名五材。而《夏书》并谷数之，谓之六府，此于他事物何与？自邹衍为终始五德之论，而后世因有所谓代天行气之说。于是百家众伎，四方万类，无物

不隶之五行。在淫巫小数不足怪，至刘向、歆父子，子云，孟坚，皆有汉大儒，亦深汨其说，宋之周子、朱子，亦有二五妙合之言，此不可解也。凡吾言医，必尽雍此等荒怪谬解，而切求之人身五官百骸，肌肤血脉，脏腑骨节，精力饮食，居处动作，风雨寒热之际，而通乎微漠之幾，夫而后医之说可徐理也。此世俗所怪骇不信，诤为异闻者。吾子倘有意乎？仆当抗颜为吾子一倡言之，非仅肝肺云云而已也。若吾子无志于此，而断断焉以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业古文为事，则仆非其人也，有范肯堂、贺松坡诸公在。唯亮察不周。汝纶顿首。

答贺松坡书

得老弟手柬，并寄示所为《论左传》一首，其谓左氏书但纪述事始末，而未尝为之条例以解诂《春秋》之文，其条例而解诂之者，浅学自喜者之所为也。此诚卓识闳议。鄙人私蓄此疑于胸臆久矣。往与张廉卿论郑庄克段篇，廉卿摘文中段不弟数语，谓为飞鸿点雪。仆以汉人谓左氏不传《春秋》，若开宗明义便如此云云，则愚人亦知为《春秋》传矣。盖尝疑之而未敢信也。今得大论，为之一快。凡此等于文中增窜语言者，盖不可一二数。《史记》载华元飧士，其御羊羹不及。古以斟为羹，羊斟为羊羹，而非御者之姓名甚晰。今左氏乃有君子谓羊羹非人也等说。此必师弟讲论时有疑羊羹为人者，而其经师知斟之为羹，故曰羊斟非人。岂知后之浅者，入此语于左氏书中，而赓续之以私怨殄民云云者哉！此与郑庄克段篇皆文中掺杂肤受浅说，尤为谬乱。恐全书中此类尚多，尤能疑误后学，安得各执事者一一辨白而删雍之，如柳子厚之于《国语》，岂不快哉！至谓其事出于刘歆，则愚心尚未敢附和。歆虽引传文解经，略如费氏之于《易》，未必遽有移易窜改。杜元凯序，称刘、贾、许、颖，刘、杜相去二百余年，刘所为书，杜犹及见之，若果改易左氏本书，杜岂不知，而顾从而阿顺之，曾不一为致疑而辨诤之，尚得为左氏忠臣哉！僖五年正月，视朔、登台观、书云物，孱入晋杀太子申生文中，使与前年所书事离绝不属，其为后人掺入者无疑。而《汉书》已引之，其他释经条例或在歆前，或在后，今殆无能确证。要之非左氏本然，此可使知者。刘子骏学术故自渊懿，孟坚盖深服之，于其父子间议论异同，时时右子骏。观所为《让太常书》，其毅然自守，嗜古而嫉俗，岂非真知古今、阅博大雅之君子哉！班氏爱其文学而惜其附莽，斯其为不隐恶不虚美之信史，非如后君子恶其为人则虚加之以恶名，而诋诬之以本无之事，若望溪之以《周官》为刘歆增窜者，则尤为无实不根，一人之臆说，不足引为深据也。鄙见如此，未识有当否，有异同可相往复。

再答贺松坡书

歆时博士谓：左氏不传《春秋》。此所谓以不诵绝之者。尊论解经凡例谓作于歆前歆后皆不可蒙。意则似经师赓续为之，前后皆有，不得臆决其作于何人。如陈侯鲍卒以甲戌、己丑为再赴，此说经者曲说，不出左氏正明，而《史记》已载之。

此尚出史公前，岂但前于刘氏乎？如人火曰火，天火曰灾，班氏引为左氏说，而今皆入传中。此又明出班后，不但在歆后矣。班引左氏有传有说。如跻僖公引左氏说不引传，如大雨雹、华弱出奔、陈灾郑灾等，引传并引说，是班于汉经师之说，不以羸入传文，分别至严。若刘歆所为条例，其不引为传甚显白矣，而汉志所引“不书曰，官失之”、“六鵠退飞，风也”等说，皆称为传。且此数事，《史记》亦已载之，安得谓歆前无说乎？班氏引二刘，必称刘向以为、刘歆以为云云，而引左氏说不云刘歆，是左氏说必非歆作。班谓歆后章句始备耳，执事乃云解经始于刘歆，非其实也。

(原稿以下失记。——整理者注)

十三日摇阴。诣段春岩同年，祝年伯母寿。连日与次寅缮时务疏，凡三千餘言。大旨分审敌情、联邦交、修内政三纲，而每纲之中又有小纲、子目，处处提挈照应，使局势虽长而不散漫，以王荆公《言时政书》为法。附以一片，则因皇上求雪，未及三日，即得祥霰，极陈天人相与之机，寓规于颂，隐破近年不畏天变之说，自谓颇得进言之体。正缮写间，大兄、六弟、七弟自陆路抵京，手足相叙，欢然道故，问尊长平安外，详询里门近事以为乐。晚饭后，将折封固，遣邱福至景运门外，觅苏拉先递。丑刻披衣起，而邱福归，以未见杨苏拉，他人不敢搀越，未能入奏。夜停饮，为患头眩呕吐。

十四日摇晴。午后再遣邱福入城，傍晚归云：奏事官须面收封奏。余两日头眩特甚，急图静摄，暂搁。嗣因德议已成，而雪未沾足，仍须祈祷，语多不合，疏遂中辍，留作他日文章。晚诣会馆，访伟臣。

十五日摇晴。约诸兄弟至豫和堂便酌，葆良消寒局亦在豫和，因辞之。散后至广和，赴橘农消寒之约。又至岳母处久坐。

十六日摇晴。发伯母稟。接椒舅信并银百两。余绶屏消寒局，以疾辞。何颂梅、濮云依均来久谈。云依明象数之学，言：廿三日将出彗星，在亢度，尾指轸，寅卯间出东南方。又言年内京师城南将有火灾。其说凿凿，姑存以待验。其他论治乱安危机局甚详，未敢落笔，然而小臣之忧殊甚也。

十七日摇晴。答拜各客。晚，赴葆良请媒之约。

十八日摇晴，甚暖。辰刻诣志先处，发轿至男府，候新郎上轿，复回女宅赞礼。又贺何季良表弟（厚副）完姻之喜（受轩表伯子，年甫十五），白昆甫驾部娶子妇之喜。夜，志先来邀，以早寝辞。

十九日摇晴。卯刻诣起居注，同人会齐，至内阁进丙申年记注，贮以铁柜，朱油其外，以两人舁之到阁。大学士一人（徐荫轩师相）迎于门外，一揖升堂，大学士阅书两册，即钤锁加封舁存大库。起居注官乃退，仍回公所，各占年底新正侍班日期，凡十二班。余书廿八日祫祭，元旦乾清宫，十五日保和殿筵宴，十七日祈谷，四班。入席早餐（系咸安宫所备，菜点均佳）。付书价廿二千而出。顺道答拜两客。归寓小息，饭后偕兄弟至琉璃厂一行。傍晚便宜坊小饮，大兄作东。

二十日摇晴。葆良会亲，先至冯处，与黄慎翁、志先、鄮庭会齐，同往。席散访橘略谈。酉儿作弥月，贺客六人，留伟臣、兰泉手谈，二鼓始散。

廿一日摇晴。写五伯信，交翁处。饭后偕叔季步访濮云依，久谈。又诣岳母，有酒肴相待，弟兄对酌。正醺醺有味，云依复招广和，往赴之。复思缄信，托岳母附寄。

廿二日摇晴。得三哥信。午后入西城拜客。志先约陪新亲，辞。阿柔患病，以车迓云依来诊。岁除日逼，外款不来，有不能卒岁之势，焦灼万状。既而思之，天下无过不去之事，只可安静处之，徒急无益。因拈笔大书“委心任运，随分读书”八字以自遣。接兰生先生信并银十六两。

廿三日摇晴。午刻诣江苏馆，与根生、鞠农公请陆蔚丈，吴蔚若、陈润甫两前辈，钱新甫同年，张亦琴太守（庞纲丈不到），汪范卿丈、秦佩鹤前辈作陪（冯雨人不到）。未刻入座，上灯始散。在省馆候客，静读欧《五代史·冯道传》，冷隽妙远，不减子长。归来检旧史道传，则铺叙平实，索然无生气矣，唯传赞尚妙。文笔生死之分相去何止寻丈！大约欧公《五代史》列传极有用意处，文外大有远致。此法班、陈犹得之，晋书以下则排比事迹而已。宋子京《新唐书》逊欧公远甚，反不如看刘昫《旧唐》（薛史诸志不可少，欧公尽削之，则不满人意）。归寓送灶。今日席间，蔚若谓天下如公共一灶，神则不胜其繁剧；如每户一灶，神以十八行省计之，何啻数千万。同时朝天，南天门外不将拥挤可笑乎？此虽诙谐之谈，实亦索解不得也。（眉）此问题已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）

廿四日摇晴。午后诣志先处手谈，申刻入席，席散复毕一局，乃归。

廿五日摇晴。午前齐书。午后偕诸兄弟至廊房头条观灯，买十馀件。复至文友堂买《曾文正文钞》。归寓已上灯。彭子嘉约江苏馆，忘之，归始忆及，急作柬致谢并引咎焉。

廿六日摇晴。祀神谢宅。接吴殿英信并仪廿金。翁弢夫在龙泉寺除服，偕大哥往行礼。饭后清理账目。平日用度不节，过年窘累不堪，乃知古人“量入为出”四字真持家妙诀也。连日灯下随意检阅《明史》，觉史学有裨实用，无逾此者。惜其卷帙繁重，看记均难，须破一番大功夫，择其言论行事有关经济及足为持己待人之法者，依志传次序分条节录，略如《名臣言行录》之例，以便时时绎玩，异日遇事触发，即可坐言起行，似亦用功经济之一法。岁云暮矣，日月如流，默自思省，八月以前，痴心冀望得差，日营营于利欲；八月以后，名心顿灰，百为废弛。三百六十日，竟无一事可言，荏苒光阴，真为可惜！于是发愤立一宏愿：自戊戌年元旦起，凡事皆立章程，杂费悉从节省，以勤补拙，以俭养廉，减无谓之应酬，读有用之书籍，清心寡欲，进学养身，庶几过一日有一日之益也。特书于此，以策后功。子夜挑灯记。

廿七日摇晴。午后赴朱云甫消寒之约。陆蔚丈送来酒席一桌，因请先生。晚，头晕而寝。

廿八日摇晴。皇上祫祭太庙，臣毓鼎侍班。一点钟起，头晕大吐，勉强登车，甫行复吐不止，只得折回。遣邱福至朝房，请秦佩萼前辈代班（秦本有陪祀差）。一日在寓养病。

廿九日摇晴。保和殿除夕筵宴，本应黄慎之丈侍班，起居注误，请余往。病体小愈，亟图休息，因于昨日作柬致慎丈，请其侍宴。一日开销账目，神劳财耗，烦恼异常。明年若不改定章程，妥谋简静，身家二字均受累不少。午后挂神影，傍晚恭祀。亥

正接灶。今年除夕，兄弟团聚，较往年大为热闹，而余心境不佳，孱弱多病，竟鼓兴不起。吴子蔚来，谈及国事日非，有岌岌不能终日之势，忧愤填膺，更无心寻乐矣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，岁在戊戌，余年三十六岁摇

正月初一日摇日有食之。皇上不升太和殿，但御乾清宫受礼。臣毓鼎侍班。在乾清门外与同事齐班（瑞景苏学士〔洵〕、伊仲平侍读〔光坦〕、王友莱侍讲〔荣商〕）。辰正二刻，上自慈宁宫还，升宝座。起居注官蟒袍补褂立于殿内，背负大橱东向北上（殿内唯御前大臣二人，起居注官四人），王公拜于丹墀，一品拜于甬道，二品至五品拜于门外。礼毕，上回西暖阁。起居注官移步斜向北，俟上掀帘入，然后御前大臣（庆、端二邸）、起居注官向宝座行三跪九叩礼，乃退。归路诣王保之师拜年。至武阳馆（文昌关帝）前拈香。归寓，拜至圣先师，复拜神像。合家大小上下拜年。午后率成儿诣岳母处，少坐即归。申正日初亏，酉初食甚，酉正二刻复圆。日食三朝，自古忌之。天象示警，杞忧殊切。今日侍侧，仰窥圣颜憔悴特甚。归为弟辈言之。小臣窃怀拙虑，似闻宫廷游宴，不废弦歌，诵《孟子》“阴雨桑土”数节，不禁歎歎欲绝也。接三哥信，十二月十三日所发。

初二日摇晴。孱体不快，未出拜年。与兄弟作手谈消遣。晚，在湖广馆搭戏局灯果，请袁、潘、陶、薛、刘、冯、董诸君。

初三日摇晴。半日手谈。午后偕兄弟作厂甸之游。晚，落神影。连日看杨龟山全集卷一、卷二、卷三，皆奏书札子，所言靖康时金寇金盟情事，皆洞中今日之弊，为之掩卷太息。接王重光信。

初四日摇晴。与大兄分拜城外客三百余家。晚作手谈。

初五日摇晴。祀神。早作手谈。午后至安徽馆，乙卯团拜。初鼓，三弟及儿女往观剧，余先归。

初六日摇阴。德音缓征顺直二十二州县钱粮，同乡官诣乾清门外谢恩。天明至聚丰堂早餐，同人谈及时事，俱深忧愤。蒋蓺圃前辈尤义形于色。余与蓺老几至作楚囚对泣。散后诣希文丈处拜年。拟拜北城客，北风大作，埃尘涨天，乃改南辕归寓午饭。灯下看《龟山语录》。时势日迫，事权不属，徒切嫠忧，唯有随分读书，聊以遣日。如天之福，国事或有转机，尚将执此以往，拨乱世而反之正，所谓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也。论史学中最有实用者，《明史》甚切要，唯卷帙太繁重。中年以后，精神、记性、目力无一可恃，雅不欲穷大失居。《明纪》简矣，又不足用。其次，则推《宋史》，为其时势利害均与今日相似也。然亦苦其繁冗，难于熟复。因检阅《东都事略》、《南宋书》两书，于有宋一代朝章国故、诤谏硕画，颇为精详。而书只四函，易于诵习。以此为专业，然后辅以《宋史》诸志、《长编》、《纪事》，亦足为练达之资。至理学书，为政事身心根本，断不可一刻暂离。周、程、张、朱、杨、罗、李、薛、罗（念庵先生）、高、孙之书具在，皆当诵习体味，以求浹洽也。

初七日摇晴。遣叔坤至西城拜年。午后游厂，以银二两八钱买家叔植先生（庭森）

墨笔花卉立轴，殊有铁箫先生家法。复椒舅信。

初八日摇晴。复王重光信。午后偕兄弟步行游厂，以银一两买《孟子义疏》一部（蔡觉轩先生〔模〕集疏，通志堂初印本，甚精）。

初九日摇晴。先生开学。晚，在家设席请先生，濮云依、曹根生、吴子蔚、董效丈、冯志先、陆季良、吴雅初作陪。

初十日摇晴。午后偕大兄、七弟游厂，买《契丹国志》、《大金国志》（扫叶山房四朝别史初印本）、正谊堂《五子》、《横渠理窟》、明槧《中论》（有王阮亭图章）、汲古阁本《汉制考》诸书。盘桓至暮，乃归。连日颇得悠闲之乐。

十一日摇晴。拜客。傍晚诣岳母处。灯下读杜诗至三鼓。

十二日摇晴。得筠墅外舅信并百金。又陈养源信并十六金。入城补祝昆师母昨日寿。因拜东城客。口渴足麻，访宝龢年同年小憩。值他出，见其夫人，满礼接待亲友，其真质有时胜于汉人。直至傍晚方归。在车中看《横渠理窟》一遍。横渠说甚精实，而文字却奥，急切索解不得，中有两条颇可疑，如云：《易》曰一致而百虑，既得一致之理，虽不百虑亦何妨；又云：己守既定，虽孔孟之言有纷错，亦不须思而改之。皆说得太率易有病，疑系记者有误，转却横渠语意也。晚饭后兰泉来谈。

十三日摇晴。拜西城客。

十四日摇晴。效丈、志先、剑秋均招饮同丰，辞。

十五日摇晴。上元筵宴，寅刻入内侍班，至景运门始知因斋戒改期。诣兄弟招演大傀儡，以乐新年。采润二十五岁生日，吉甫来祝。晚祀先。田介臣约消寒局，辞。

十六日摇晴。午后偕六、七弟游厂，买《初月楼文集》。申刻赴橘农之约。户部议复中允黄思永奏：息借华债，造借票一百万张，名曰昭信股票。令中外文武大小实缺候补候选人员缴银领票（每百两一张），周年以五厘行息，期二十年本利归清。徐芷帆约消寒局，辞。

十七日摇晴。皇上有事于祈谷坛，臣毓鼎侍班。子刻朝衣貂褂至坛门外帐房，与同事齐班（伊仲平侍读，嵩锡臣侍读〔恩〕，秦佩尊学士）。寅正上自斋宫步行诣坛祈谷，旧在祈年殿，自己丑年殿毁于雷火，至今未修复，借用天坛行礼，升降三献，逾五刻始礼毕。神位前灯及导驾提灯皆用蓝色。驾还斋宫，起居注官皆退。坛凡三成。第一成设九幄，中祀昊天上帝，左右各四幄，奉三祖五宗，配享神位，全书尊号（坛地已满，神幄无从增设，故宣宗以后永罢升配）。第二成设风云雷电四从坛。起居注官本立第二成，不知何时降列第三成，盖以前引各大臣皆在二成，人多地狭，故降阶相让，然当时诸前辈失其职矣。黎明归寓，一日编《励学语·子学篇》。

十八日摇晴。保和殿筵宴蒙古王公（筵宴外藩，向系上元。今年因斋戒改期），臣毓鼎侍班。寅刻蟒袍补褂入景运门，穿后左门上殿，与同事齐班（恩子承学士〔顺〕，儒子为学士〔林〕，李鑫纯庶子）。辰初皇上进殿后门升座，起居注官立于坐次，东向侍班讫，即入宴。宴在殿西北隅齐北头第一楹，在豹尾枪（又名后护）前，王公一品之上羊腿一盘，鲜果四盘，干果四盘，五色大小糕饼十二盘，馓子六包。上进酒，皆跪行一叩礼。赐坐，复行一叩礼。歌舞以次进。宴毕起立，上还宫，乃退。顺至西城拜未了客。归寓少憩。未刻至湖广馆，赴李蕊园侍郎之约。傍晚即散。

十九日摇晴。录《励学语》，交龙光斋。一日大风。傍晚子蔚来，偕至广和消寒。作柬招橘农，三人纵论今古，三鼓方散。

二十日摇晴。偕兄弟手谈。未刻至豫和堂赴汪钮春酒之约。连日读陶诗，觉胸次颇平。次寅代拜北城客，城内外客于是乎肃清。

二十一日摇晴。致盛杏丈信。接兰州朱颂青稟（协同庆来）。未刻至福隆堂，赴周衡甫壬辰消寒之约。

二十二日摇晴。湿甚脾困，昏倦异常。未刻偕大兄至江苏馆，赴曹根生之约，勉强终席。

二十三日摇晴。至前元寺吊董受之之丧，路过史馆少坐，开去叔坤年貌履历，办誊录送考文书。归寓甚疲，灯下草封奏。

二十四日摇晴。午刻在同丰堂请客（胡揆甫前辈，李鑫莼、陆蔚廷、李子丹三年丈，吴子蔚前辈，李木斋、叶鞠裳、邹经甫三同年。高葵北、陶雅箕皆未到）。

二十五日摇晴。皇上升文华殿，外国使臣觐见。臣毓鼎侍班。已初刻，十一国使臣率随员以次集景行门（共七十七人）。已正上升座，起居注官立于宝座西南北上东向。恭亲王领使臣等入门脱帽鞠躬，徐向前再鞠躬，再向前三鞠躬。七十七人均立齐，推最前一人出一纸，读良久，翻译官译云：恭贺大皇帝新年新禧，福寿绵长，圣躬康健，五谷丰登，人民安乐。恭亲王升跪座侧，上说国语良久，恭亲王三应起降，亦出一纸，读云：祝语吉祥，朕心嘉悦。敬问贵国大皇帝、大后帝、大君主、大伯理玺天德安好。使臣答数语，恭亲王复读云：但愿贵使臣遇事和衷商办，使邦交格外亲睦，海宇共享升平，朕有厚望。使臣等复向上鞠躬，面上斜退，以次出左门，复绕至中甬道而出。上降宝座，恭亲王跪奏数语，乃退。起居注官亦退。归寓草封事。傍晚访兰泉，又诣岳母少坐。

二十六日摇晴。缮山东运河自陶城埠至临清州二百里宜修铁路济运折。又，经济科宜分曹登进并清流品折，令次寅代缮。用两封。未刻赴余绶屏消寒之约。散后复赴沈鄯庭豫和堂之招，少坐即还。

二十七日摇晴。子初刻诣西苑门外九卿朝房，将两折恭交奏事官。在朝房小憩。寅刻归寓，解衣复寝。午刻在豫和堂与大兄合请同乡，上灯始散。阅邸抄，奉上谕：侍讲恽毓鼎奏经济特科宜议登进之途一折，国家登进人才必须言行相符，而后可收实用。况经济一科，系属特设，内外臣工尤当仰体朝廷破格旁求之意，不得以有才无行之人滥登荐牍。至该侍讲所请仿照从前观政之例，以试其能等语，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参酌情形奏明办理。钦此。

二十八日摇晴。发五伯信，又缪筱丈信，又次伯信。晚，在同丰堂约田伶际云，讲己丑团拜戏，兼约志先。兰泉来谈，知前奏一片已交吏部。

二十九日摇晴。撰《励学语·理学篇》。未刻，在同丰堂作壬辰消寒局，纲斋、闰枝未到。尽醉而散。

三十日摇阴。接三哥信（系昨日）。黄慎丈、伟臣来谈。复史研丈信，为查官事。傍晚，五兄弟小饮于聚丰馆，冒雪步行而归。

二月初一日摇早雪，旋放晴。至一善堂赴卢仲夫消寒之局，同人会齐，先到丰泰拍